

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僞偶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纍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衆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女集四

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斬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邱子林壺邱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
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
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爲形以我爲影影常隨形而枉直
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
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
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
師壺邱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謁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器

女集四

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
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
也不言而之天蓋聖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
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
而爲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爲言也與孔子不
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
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
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爲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女集四

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

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爲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爲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巽

女集四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爲善射爲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

一木而況行之乎
作失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虛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爲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爲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爲謀府而智者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女集四

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治國之難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爲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爲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折甲雕刻眾形而不爲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

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曰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爲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哭

女集四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荅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旣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

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无
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
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
邱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
矣子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民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民
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
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民向氏之不
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
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四

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敝甲
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
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
衛之術而事楚于秦之法而于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
于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于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
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爲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
愠容矣仁義爲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
故罪止於刖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
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
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

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趣於聚塊積塵之無爲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己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觀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辛

女集四

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旣爲盜矣仁將焉在故郤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爲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

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美志不存夫孰爲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卽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遽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至

卷四

女集四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嘗言此以爲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爲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卽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